



何 嶽

三军过后



三 军 过 后

何 嶽

三 军 过 后

何 嶽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兰州市庆阳路230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21·125 插页1 字数460,000千字

1980年4月第1版 1980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5,285

书号：10096·181 定价：1.55元

内 容 提 要

这部作品以饱满的革命激情，形象而生动地描写了红军长征途经陇南某地时发生的一段惊心动魄的故事。

一九三五年秋，红军路过水井镇，女战士周红因抢救一位老大娘而遭到反动民团的围困。突围时，她身负重伤，没有能够赶上大部队。在镇子里，她一方面以惊人的毅力战胜伤痛，一方面深入群众，发动并组织他们同反动派的搜捕围剿展开艰苦卓绝的斗争，成立了穷人自己的武装。在革命洪流冲毁了反动势力的巢穴——刘堡后，一部分指战员沿着红军长征的道路北上与大部队会合，一部分继续留守，进行更加威武雄壮的斗争。

作品主题鲜明，人物栩栩如生，情节曲折，结构严谨，画面广阔，语言生动，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目 次

开头·····	(1)
一 水井镇·····	(3)
二 红军来了·····	(6)
三 郭 大·····	(10)
四 红军都是千郭大万郭大·····	(18)
五 一个外乡人的来历·····	(22)
六 文古今戏谑王石狗·····	(26)
七 周红遇险·····	(32)
八 水井镇又飘起青天白日旗·····	(38)
九 松树岭上的北斗星·····	(43)
一〇 刘龙魂落炭窑坡·····	(49)
一一 总有一天·····	(55)
一二 文古今以呆装呆斗刘堡·····	(62)
一三 留守红军出布告了·····	(68)
一四 刘龙生诡计·····	(74)
一五 郭大再探松树岭·····	(81)
一六 一棵山高柳·····	(88)
一七 隐蔽到哪里去·····	(92)
一八 脚 印·····	(98)
一九 驱虎吞狼·····	(104)
二〇 窝棚里的情谊·····	(112)

二一	“咱老孙明白了”	(118)
二二	陷入魔窟的人	(122)
二三	扒山虎勇闯三进厅	(129)
二四	孙六儿遭捕	(136)
二五	红军的草鞋	(143)
二六	“我的好妈妈”	(152)
二七	周红转移	(160)
二八	刘龙又扑空	(169)
二九	出 镇	(177)
三〇	小红找红军	(185)
三一	在村口儿上	(195)
三二	到底找到红军了	(204)
三三	多韶俊的闺女	(213)
三四	心 愿	(224)
三五	天刚亮的时候	(236)
三六	古老的窑洞	(241)
三七	狐狸和乌鸦	(250)
三八	刘堡诈审孙六儿	(254)
三九	在死牢里	(265)
四〇	冯海闯牢救恩人	(268)
四一	催人觉醒的脚步声	(275)
四二	谁的心弦不牵挂着她	(280)
四三	刘龙钓马棒	(288)
四四	把咱的心儿快快捎上	(295)
四五	长征路通穷人心	(304)
四六	大榭树下	(310)

四七	第一次战斗·····	(323)
四八	“独手将军”留下的两块银元·····	(333)
四九	一头灰色的瘦驴·····	(339)
五〇	郭大娘火烧盐锅坊·····	(345)
五一	一个出家的人·····	(352)
五二	“苦菩萨”质问观世音·····	(358)
五三	变了声调的铜锣·····	(366)
五四	队员们都在想什么呢·····	(375)
五五	郭大伯演说观音庵·····	(381)
五六	放心了·····	(392)
五七	刻在红军心里的纪念碑·····	(398)
五八	回忆的启示·····	(404)
五九	世界上没有过的事·····	(408)
六〇	这就是答案·····	(415)
六一	“独手将军”的歌·····	(423)
六二	“苦菩萨”怒掀黑袈裟·····	(432)
六三	凶丑毕露·····	(439)
六四	一个假血指印·····	(447)
六五	磨刀老人·····	(453)
六六	阎不见活捉赵魁·····	(462)
六七	最后的一层遮光隔膜捅穿了·····	(470)
六八	微弱的枪声·····	(477)
六九	星夜被围·····	(486)
七〇	第二次战斗之前·····	(492)
七一	棋高一着赢满盘·····	(498)
七二	“苦菩萨”驱神阻敌·····	(505)

七三	隔山唤羊·····	(513)
七四	刘龙再次扑空·····	(520)
七五	在绸缎铺里·····	(524)
七六	千千万万·····	(531)
七七	刘龙夜送水仙·····	(538)
七八	獐儿落网·····	(547)
七九	红儿破死牢·····	(553)
八〇	密林里的笑语歌声·····	(564)
八一	众献“牵牛拴马”计·····	(570)
八二	杜家山突围·····	(578)
八三	奇袭杜家坪·····	(584)
八四	车雷儿智斗老魔鬼·····	(592)
八五	逼儿弃女承衣钵·····	(600)
八六	黎明前的河边·····	(605)
八七	巧取伪县长·····	(610)
八八	风声鹤唳·····	(617)
八九	早霞映红了的大路两旁·····	(623)
九〇	刘龙喜出望外迎“专员”·····	(631)
九一	韩大妈喊冤·····	(640)
九二	淹没古堡的洪流·····	(645)
九三	不死的人·····	(651)
九四	巍巍的岷山·····	(659)
	收 尾·····	(665)

开 头

一九三五年九月，毛主席领导工农红军，翻过岷山，攻克天险腊子口之后，路过离渭河不远的一个镇儿。这镇儿，名叫水井镇。镇里头有个活阎王，就是反动镇长兼民团团总刘龙。红军派人拿着《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的“八一”宣言，对他说：

“我们是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的，你不能阻挡！”而刘龙的反动气焰十分嚣张，公然去桌上一巴掌，说：“蒋总司令和鲁师长有命令，不准你们红军北上抗日！”并且领着他的反动民团，堵在镇口儿上，朝红军先头部队“乒乒乓乓”地开火了。红军骂道：“你这个反动家伙，真是牵着不走，打着倒行！”“嘀嘀哒哒……”冲锋号一响，一个冲锋上去，打垮了反动民团，占领了水井镇。

这时，红军主力，来了个声东击西，将蒋介石拼凑的准备封锁渭河的三十多万人马，一下调到天水集中之后（蒋介石以为红军要攻打天水了），便以急行军渡渭北上。由于这个镇子是红军渡渭必经之地，就决定把这个先头连留驻在镇里，担负两大任务：一、打掉这个反对红军北上抗日的大恶霸土豪，筹备一些行军需要的粮食；二、向人民群众宣传工农红军解放穷人的道理，防止地方反动势力捣乱，保证主力尽快地顺利渡渭。待主力全部通过之后，由前卫变成后卫，跟随主力部队前进。

于是，这个红军先头连队，就在镇里头驻下了。根据上级的决定，和镇里镇外群众的迫切要求，便打了土豪刘龙，还临时帮助群众组织了农会，把刘龙家里的东西，给穷人分了。

可是，当红军主力部队全部通过之后，这个留驻的连队正要离开水井镇的那天，刘龙搬来了军阀鲁大昌的一营匪军，包围了镇子。这时，这个红军连队虽然已经撤去，但镇里头还有一个女红军领着几个战士，给一家群众治病，耽误了时间，没有来得及撤出去，便被包围在镇里头了。经过一场激战，在女红军的掩护下，几个战士虽然突围出去了，但这个女红军却没有冲出去。……

这个故事，就从这里开头。

一 水 井 镇

水井镇，是这渭河边儿上的一个大镇，比县城倒还热闹些哩！这个县，据传说是在汉高祖手里建立的。开头，县衙门就设在这镇里头。后来，到了三国时候，蜀国诸葛亮攻占了武都，魏国司马懿就把县衙迁到漳河北边的杨家庙去了。随后东西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朝朝代代，一时南迁水井镇，一时北徙杨家庙。不过，不管县衙是南迁，还是北徙，水井镇还是水井镇；水井镇的天下，也的确还是老天下：那镇西头的古柳下，是衙门。县衙迁来了，是县衙门；县衙搬去了，是镇衙门。衙门背后，有株古老的皂角树；老皂角树下，是一座古堡。这古堡墙高院深，四角耸出四个炮楼，来水井镇的人，老远就望着了。人都称它“皂角下刘堡”。关于堡子前边的衙门，因为门口有株疙瘩柳，原先人称“柳衙门”；后来由于坐衙门的官儿，总是皂角下刘堡人，所以渐渐也就改称“刘衙门”了。不管刘堡也好，刘衙门也好，里头就是刘家人掌天下。它的权势有多大呢？这里流传着一首民谣儿：“活阎王，死阎王，都归刘家掌。出生要上它的生死簿，勾了你的名儿见无常。还管天，还管地，天阴天晴它说算，刮风下雨都要它喜欢。”

水井镇全镇儿，除了刘堡和刘衙门，再加上刘堡同县城绸缎庄合股开设的几间铺面外，都是一片矮小的茅舍，挤挤匝匝住着几百户穷人。因为水井镇出盐，这几百户穷人，都是贫苦农民和更贫苦的熬盐工，世代代，熬着穷苦的日子。

且说这水井镇的来历：它本叫盐井镇。这镇上人，原也没一家姓刘的。为啥后来盐井镇改名水井镇？又为啥插进一家儿姓刘的呢？这话说起来很远：传说秦始皇统一了天下，到处找盐找铁，在这里发现了盐水，便打了盐井，熬起盐来了。后来到了刘邦做了皇帝，他有个老婆叫吕后，天天酒酒肉肉，山珍海味都吃厌了，就想吃比山珍海味还要好吃的东西。一天，她便把厨师叫到面前，怒气冲冲地问：“天下什么东西最好吃？”厨师连忙跪下道：“盐！皇后。”吕后一听，越发火了：“盐？鸡鸭鱼肉我都不爱吃了，盐有啥吃头？怪不得你天天把菜里头都放上盐哩！你这是欺君罔上，戏耍寡人！”她俨然一副皇帝的架式和腔调，“来人，给我推出去斩了！”她的一个亲信便把那厨师推了出去，背着刘邦斩了。这个厨师就这么冤枉地一命呜呼！以后，皇宫厨师做菜就都不敢放盐了。刘邦吃着这没盐的菜，觉得真没有味道，就斥责厨师道：“为啥菜里头不放盐？”厨师跪下道：“陛下！怕是盐不好吃罢？”刘邦说：“放屁！哪里来的怪论？”厨师这才小心地禀告道：“打从那个厨师被……天下都不敢给陛下送盐了哩！”刘邦气得不得了，愤怒道：“把天下的盐都给我收起来，藏在我宫里，给那些说盐不好吃的人，天天给醋吃！”可是天下人还是害怕，就来了个坚壁清野，并说：“天下的盐早就吃光了啊！”所以，连这个盐井镇也改名水井镇了哩！结果，刘邦派的人，哪儿也找不到盐，只好照实告诉了刘邦。刘邦没有盐吃，走路膝盖骨也软了，怎么过得日子？搜不出盐，哪肯罢休！于是只好自己扮做老百姓，到处私查暗访。查来访去，终于找到了这个水井镇。刘邦高兴了，下了一道圣旨，把这个地方设了县衙，还派了个同姓官儿，做了知县（那时还叫县令），并封他子子孙孙为水井镇王，专管熬盐。这官儿到了水井镇，便马上开设了盐厂，修起了皂角树下刘堡和刘

衙门。打后，这封建根儿，一传就是两千多年。所以，如今的镇长，还是皂角下刘堡的刘龙。

这两千多年，由于皂角树下刘堡称王称霸，镇里头的别姓，就都成了奴隶，过着苦难的日月。奴隶们世代代想毁掉这刘堡，翻身做主。但怎么也毁不掉，所以也翻不了身，做不了主。不过，奴隶们对刘堡的仇恨，越结越深了。

一直结到这一千九百三十五年。……

二 红军来了

一九三五年，一个秋天的傍晚，水井镇突然传来了一个开天辟地以来从没有的好消息：红军来了！

几千年来，沉浸在死寂和黑暗的水井镇，惊醒了，而且骚动了。镇魔王刘龙，按照蒋介石和鲁大昌的命令，妄图挡住红军，不让路过水井镇。于是派他的儿子刘宝，领着反动民团，堵住镇口儿，朝红军“乒乒乓乓”开了火。真是“鸡蛋碰石头”，反动民团哪里是工农红军的敌手呢？结果没一顿饭工夫，反动民团被打了个稀巴烂。

这时，站在炮楼上指挥的刘龙，见民团完蛋了，顿时心惊胆颤，头晕目眩，仿佛老皂角树摇晃着倒下了，刘堡也象要跟着塌陷下去。……由不得两腿几抖，两眼一黑，一头栽倒在炮楼下去了。刘宝慌忙领着几个团丁奔上去，将他绑在一张虎皮太师圈椅里，抬着逃跑了。

红军开进了水井镇。镇里头的群众，乍见红军来，不知底细，加上刘龙的反动宣传，有些害怕。有的还躲在镇外山上去了。可是一看到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留在家里的人，全都把躲在山里头的人叫回来了。这一下，没过两天，穷哥儿们就和红军心连心，肉贴肉了。都说：“第一次见到了咱们穷人的队伍！”于是，这水井镇，从来没见红火过这么一遭儿：家家户户，都象娶媳妇、嫁闺女办喜事儿一般，张灯结彩，喜气洋洋。而且，大街小巷，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很快都学会了唱《三大纪律、八

项注意》。红军的先头连——某团八连，就驻进刘堡和刘衙门里头了。这也是头一遭儿！人常说：“八字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过去的刘堡、刘衙门，穷人谁还敢随便进去呢？不是送猪送羊，就是交税纳粮，才踱过它们的门槛；要不，就是绳绑着，枪逼着，进得去，出得来。人们路过那衙门口儿，也都提心吊胆，情愿绕街拐巷避着走，不敢把正眼儿瞅一瞅里头。因为那是蹚不得的鬼门关呀！这会儿红军驻在里头，就象热闹的集市，人来人往，川流不息。晚上还在镇公所刘衙门里头演戏，锣鼓喧天，人山人海，连那么结实的围墙也挤塌了好几处。红军称穷哥儿“乡亲们！”穷哥儿们走进来，也真象走亲戚一般。越是穿麻布口袋，赤脚草鞋，粗手泥腿的人，越是格外亲热：端着板凳请坐，捧着茶烟递在口边，一说一个笑，讲着红军为穷哥儿们打天下的道理。当穷哥儿们走的时候，一直送到大门口外边，双手儿握得紧紧的，热和和的，舍不得丢开。还口口声声请他们再来。……祖祖辈辈这些当牛做马的奴隶，在千百年长夜难明的岁月里，谁把他们当过一遭人呢？这真是开天辟地的第一次啊！他们觉得第一次做了人，不由得热辣辣的眼泪，“叭哒叭哒”地滴在红军的手上。……

“红军……”他们不知怎么称呼好，“老总，官长……”之类，是万万称呼不得的。因为他们根本不是“老总、官长”那种军队；他们是从来没见过军队，就应该有从来没有的称呼。“称呼什么呢？……”他们想来想去，忽然想到红军自己里头不是亲亲热热地“同志”来“同志”去吗？！这也不是从来没有听到的称呼吗？他们觉得这从来没见过军队，自然就该用这从来没听过的称呼。于是乎，他们也跟着称“同志”了。“红军同志！你们是咱穷人自己的队伍！天底下出了这么好的队伍，那是谁领导的啊？”

红军笑容满面，双手儿握得更紧了：“我们是毛泽东领导的，他就是穷人的带头人！”

“毛——泽——东！”穷哥儿们仰望着天上的红太阳，走了几步，又回头望了望还站在衙门口外边的笑容满面的红军：“咱们祖祖辈辈盼呀，日日夜夜盼呀，盼望人世上出个大救星，真的大救星盼来了！”

穷哥儿里头，有个烧盐的郭大伯，一走进刘衙门，猛地一抱抱住镰刀斧头的红旗杆，眼泪从深陷的眼窝里滚出来，砸在灰白的胡茬儿上，说：“要是红军早出世，毛泽东早出世，咱们穷苦的人，也不会受难到如今啊！”

的确，就是红军进水井镇的前几天，刘龙逼着郭大伯把亲生女儿，卖给县城钱庄掌柜当二房，为的好拿身价抵偿刘龙捏造的假帐。郭大伯的老伴郭大娘，知道这是把女儿往虎口狼肚里送，一时气疯了，便冲到刘堡去，要和刘龙拼死活。可是连黑大门都没进得去，就被刘堡的爪牙，打昏在大门口的石狮子脚下了。郭大伯的儿子郭大，从刘堡大门口把娘背回到家里的时候，女儿已经跳下五丈多深的盐井了。……郭大伯领着郭大，抱着两把斧头，傍着刘堡的高墙转了七天七夜。然而，刘堡的高墙上，揽着铁丝网，栽着密密扎扎的玻璃渣，尖尖地戳在天上，四角炮楼的炮眼里，转动着阴森森的黑枪管。刘龙进出黑大门，屁股上跟着一群长枪短炮的彪形大汉。两把斧头，怎么砍得到刘龙的头上呢？没法儿了，郭大伯拉了一把郭大，奔回到盐锅坊。“告状去！”他卷起一个烂包袱，口袋里装着几个野菜拌着榆树皮的干炕饼，一心上省城告状去了。当他刚走出镇子没多远，正好碰上了红军，将他拦住了。

郭大伯愣站着，疑惑地冷观了好一会，把面前的红军，从头

上瞅到脚下，从红五星瞅到赤脚草鞋：“世界上哪里出来了这样儿的军队？……”红军问明了他的底细，笑了：“莫说省城里，就是京城里的蒋介石，也和刘龙穿的连裆裤，一鼻孔出气哩！”便向他讲了好多道理。郭大伯这么一看一听，心里觉得“是啊！”于是，猛地抱着红军指导员尹超：“唉！原来咱两眼瞅着黑，只觉得心里一炉火，烧得支不住，可糊涂了，忘了‘八字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你给咱说的道理，咱懂了：就是跑到南京去，还是住着一个蒋阎王，还不是走的一条阎王道？”

红军指导员尹超同志抚摩着郭大伯的肩头，笑哈哈地道：“瞧，我们红军打着这杆红旗，专门为穷人打天下的！”他指着红旗的金黄的镰刀斧头，“只要大家紧抱这杆红旗，团箍在一起，不管它是刘衙门，还是蒋衙门；是刘堡，还是南京城，都会被我们打倒的！”

郭大伯抹着满脸灰白的胡茬儿，望着头上的红旗，……好半天，然后哈哈大笑了：“咱一瞧见这红旗上的镰刀斧头，就怪亲热的，知道是咱们自己的队伍来了！”

红军指导员尹超和郭大伯说得热火的时候，只见一个年轻小伙子，敞头赤脚，腰缠一条麻布口袋，亮着两只紫黑的臂膀，提着一对钵儿大的拳头，走来了。他走到红旗下边，不声不响地抬起头，望着红旗上的镰刀和斧头。……